

## 手足

灵堂上胡琴声时而幽怨时而昂扬。今晚请的这班潮州善堂据说是本地最出名的，由于口碑好，生意红火得很，能请得到真是往生者的福报，子女脸上也有光彩。整团人穿着整齐的白衣白裤，善堂主持人是一位五十开外的男子，五官端正，一脸认真严肃的样子。穿着白衣黑裤的孝子孝女孝媳和穿着白衣蓝裤的孙子们按辈分盘坐在席子上。主持人正唱着十月怀胎的故事，阿真记得四十年前祖母去世的时候，她也是坐在灵堂草席上，听着十月怀胎的辛苦，竟然和姑姑泪眼相对……动不动就掉眼泪的她这次死了阿妈却出奇地克制住了，这点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 一 阿真

明天就要出殡，从此以后，阿妈就烟飞灰灭了……这几天早出晚归，睡眠不足，虚火上升，辛苦得很。早上还听到大嫂说：“我昨晚半夜已经收拾好衣服放进行李箱里了。出殡后我就和你大哥搬来住，陪伴阿爸。”年近花甲的女人了，真佩服她还有这般精力！

我想到前天早上给阿妈上香后，走到棺木旁，发现阿妈的胸脯一起一伏的，似乎还在呼吸，吓了一跳！怎么可能呢？在医院里被医生证明已经断气的人怎么还会呼吸呢？

是不是这十几天来天天去医院坐在阿妈床前，看着她戴着氧气罩，使劲地呼吸，现在才会产生这种幻觉——我叫大嫂来看，她斩钉截铁地说：“人都死了，不可能啦！”

中午，姑丈来了，坐六望七的男人，见过不少世面，小时候就爱听他讲诡异故事，他跟着儿子去纽西兰享清福，前一天才下飞机，没去医院看过阿妈。我指指棺木问：“姑丈，你昨晚有去看我阿妈吗？有什么感觉没有？”他凑过脸来神秘兮兮地说：“我昨晚回家时就已经问过女儿了，她们都说舅妈躺在棺木里好像还在呼吸……”

大嫂又走过来说：“别乱讲，别乱讲，不可能的，是风吹棺木时玻璃在晃动。”

### 二 阿亮

这几个星期我也累得够呛了，作为大儿子，阿妈住院十多天，我天天去医院。后来，那个年轻的女医生“面有难色”地告诉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再后来，听老二阿真说阿妈抱怨夜里每个人都回家去，她要上洗手间又找不到护士——听了她的建议，我就让大家轮流过夜陪伴阿妈。

阿妈临终那晚，阿真回去以前还频频问我：“你儿子答应来接替你了，为什么还没来？如果他不来，我就留下来。”我说：“你放心回去，年轻人玩够了就会来的。”

可是那晚儿子食言，玩累了竟然回家倒头大睡。后来阿真对他让我独自守着阿妈的最后一夜颇有微言。我那儿子就是爱玩，我只好笑着回她：“哎呀，年轻人是这样的，别怪他们。”

### 三 阿真

老三小妹嫁给德国人，孩子正要准备考试，这次匆匆忙忙回来奔丧，打算头七过后就回去。

头七那天下午，大哥大嫂说他们晚上有事，走人了。躺在阿爸客厅的沙发上，这才感觉到这间四房式组屋从此就没了女主人。阿爸和阿妈向来不恩爱——阿爸年轻时，常听从祖母的谗言，尤其是逢年过节，为了拜神祭祖，常让阿妈忙得不可开交。祖母也很忙，她忙着指桑骂槐，添油加火！

旧时的锌板屋，厨房里有个人天井，记得有一次，年关将近，阿妈坐在天井边的矮木凳上忙着杀鸡宰鸭架炉生火，阿爸坐在八仙桌旁吃粥；经不起祖母的唠叨，加盐加醋，竟然抓起扁担作状要打阿妈，以消祖母的气——幸好祖父抢过扁担，可以想象阿妈当年是如何把眼泪往肚子里吞的。

阿妈曾在睡房里摆着一大瓶农药，垂下蚊帐不起来。早上，祖父等不到阿妈去果园劳作，忧心如焚。我也忐忑不安地上学去……听说祖父一直就守在阿妈房间外头又是劝说，又是责怪祖母，那恶家婆倒是轻松串门去了。刚巧邻居阿嫂送些鸡蛋过来，知道情形不妙，连忙进房劝解，祖父见着阿妈无恙，才松了一口气。

祖母老了走人了，家里顿时平静下来。后来，阿妈也老了。奇怪，阿妈常常抱怨唠叨阿爸，阿爸却默不作声。外孙们倒很同情外公，他们感觉外婆喜欢苛责外公，背地里总说外婆不

好。他们不知道，外婆其实是把年轻时所受的怨气回吐出来，外公不回嘴可能是在默默忏悔和承受吧。

头七，阿妈会回来吗？我不敢跟妹妹说那些有关头七的灵异故事。

今晚，就在这里陪着阿爸和妹妹过一夜吧。阿爸家客厅的窗口朝南，八月天的夜里，西南风吹来带来了阵阵凉意。躺在客厅沙发上我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夜无梦，安睡到天明，也不知道阿妈半夜有没有回来过。

我倒是希望，也怕。

老么阿明和弟妇去年才搬离老妈的家，住到自己的新家去。我记得，弟妇搬走那一天，满脸的不舍，阿妈就是不待见。

“阿妈，保重身子，有事叫我们。”记得，她是这样说的。

这话，我也从美莉那儿听说过，隔着山隔着海，隔着时空与风雨，美莉从她家乡传来的话语最是难忘怀。

#### 四 阿亮

老婆对我说：“我们今天就搬到阿爸家住。你是孝顺儿子，阿妈不在了，我们就说怕阿爸寂寞，担心阿爸的安全，搬来陪伴阿爸。我们的五房式组屋就让儿子和未来媳妇住，反正屋子是我们的，跑不了。”

我和老婆俩躺在弟弟的床上，还挺舒服的。这几天累得够呛的，我很快就呼呼入睡了。

“天气怎么这么热，热得睡不着——”朦胧中听到老婆不停地埋怨，“老公，阿妈半夜一直来赶我回去，她说阿明搬走后，前房凉快，她生病时晚上都来这里睡，叫我不要睡在这里！还说我自己有房子，不要来抢她的家！她一直推我出去！”

女人就是啰嗦，没完没了。

阿妈托梦赶我老婆走，搞得她一夜没睡好，怎么办呢？

——这话如何说出口。

再睡一晚吧，找个借口，哦，是了，老婆，你就对他们说：

“阿爸的家实在太热了，整晚睡不着……”

哪怕先前已经向大家宣布要来陪阿爸的。

## 五 阿真

大家都知道，阿妈最疼爱大哥，几个月前她不停地叨念：“他们夫妇俩几个月都没来，不知道是不是我讲了什么不合听的话惹他们生气。唉……以后不讲了，以后不讲了……讲了惹人厌……”

阿妈再这样郁闷下去，迟早会闹出病来的。

带阿妈去诊所检查，忽然查出了肺癌，末期。这事一定要让兄弟姐妹知道，可就不能让阿妈知道——亲戚朋友患癌走掉的不少，阿妈肯定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就告诉她是肺长东西，只要听医生的话乖乖吃药，放松心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给大哥打了电话：“阿妈病了，你得空就打电话跟她说说，你住在附近，不然去坐坐吧，坐在沙发上，有话就说，没话看手机，好吗……”

每当大哥去看了阿妈，过后阿妈就会在电话中兴高采烈地告诉我：

“你大哥今天早上来了，还买了鱼粥来，我吃不完，留着晚餐再吃。”

崭新的政府医院大楼，柜台墙上偌大的牌子中英对照，写着“肿瘤医治中心”，阿妈不识字，看不懂 cancer，更看不懂肿瘤二字。一踏进诊室，我急着用英语知会医生不要让阿妈知道她患癌，就说是小病，服了药就好。医生也是明白人。

年轻瘦削的肿瘤专科医生决定采用靶向治疗，她微笑着说：“这药有个很漂亮的名字叫易瑞沙。”

阿亮问：“医生，请问多少钱？政府有津贴‘建国一代’吗？”

“一盒 30 颗，一天服用一颗，一颗大约\$100。每月可扣公积金保健储蓄\$1200。”他听了吓了一跳！

“大哥，不要紧，可以扣阿明的保健储蓄。”弟妇马上说。也好，小弟阿明一直以来在工厂工作，他有保健储蓄，就让他来负担这部分。

药很贵，大哥大嫂后来说了好几回——弟妇自告奋勇分担医药费的事却不提，他们应该不会忘记。

兄弟姐妹四人，除了远嫁海外的妹妹，能够带阿妈上政府诊所、去肿瘤中心复诊的就是我、大哥和弟妇。我和大哥已不再年轻，体力不济，仍需工作，这额外的任务还真吃力！

阿妈服药后，日子更难过，服了易瑞沙，皮肤干燥，全身乏力，昏昏沉沉。我三天两头过去打扫房子，两老的餐食则由阿爸打理。阿妈怕楼下邻居问长问短，不敢下楼去，在家里闷得慌，从前我少打一通电话过去，她就会打来骂：

“这么久也不打电话来问一声，我死了你们都不知道！”

后来，我打电话去，阿妈只说了几句话就有气无力地喊累，说要去躺下……

## 六 阿亮

那天肿瘤专科医生对我说：“你妈妈肺积水，等医院一有床位就立即进来抽水。每个肺癌病人都会这样的。”

隔天我开着德士把阿妈送进医院。我总不能不管她。

阿妈躺在医院病床上，医生看着她瘦弱的样子说：“积水不多，暂时不要冒险。”

医生复诊，说是服了易瑞沙三个月，肿瘤范围反而扩大，问我们要让病人进行化疗吗？还是为了让病人舒缓，能安详地离去，给她进行电疗。

社工约见，说：“你们要做个决定，等你阿妈出院，是要接她回家，还是送临终护理疗养院？”唉，这问题还真为难……

阿妈呼吸越来越困难，吗啡从注射改为插管输送，氧气从鼻孔插管变成氧气罩。

儿子告诉我，说是女朋友有了喜。老婆问神得知阿妈日子不多了。双方家长见了面，订了下聘的日子，也议定下个月举行婚礼，避开媳妇大腹便便结婚的尴尬场面。

——什么？下个月举行婚礼？阿妈不知会挨到几时，到时要是撞上阿妈的丧礼怎么办？

阿真一听就有意见，看得出。

## 七 阿真

阿妈真的走了，孙子在百日内匆促办了婚礼。

——呵呵，这事竟如他们所愿，也许是阿妈不忍看到儿子难堪吧。

我和大哥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小弟迟婚，女儿才上小学。弟妇说那天去探望阿爸，他指着《晚报》对她说：

“你看，隔壁座组屋有一个独居老汉死在家里，尸体发出恶臭才被邻居发现。”

看得出阿爸忧心忡忡，她连忙说：“阿爸，我早就请您来我们家住了，您这间房子出租，租金够您零花。”

阿爸后来终于搬过去，可是天没亮就回来了，他抱怨整晚睡不着。老人家特会认床，一换床就睡不着……

阿爸来了电话：“阿真啊，昨天你阿妈的干女儿美莉打电话来找阿妈，我告诉她阿妈不在了，她听了嚎啕大哭，怪我没通知她，把她当外人。她说孩子在彭亨州由家婆照顾，他们夫妇俩想要搬来同住，租金照给，还帮打扫房子。”

隔着山隔着海，隔着时空与风雨，长途电话总是不灵光，美莉从北方乡间传来的话语肯定让阿爸听得好辛苦，我却就记下心。

美莉为人很随和，从前还没结婚时在隔壁搭房，常常过来吃晚餐，她下班迟，其实也只不过是剩饭剩菜，她却甘之如饴。饭后就和阿妈窝在沙发上亲热地说着话，她们总有谈不完的话题。我狐疑，这女孩是不是阿妈从前流产的女儿回来认亲娘呢？

## 八 阿亮

老婆这几晚不停地在我耳边絮聒。

不可以让美莉住在阿爸家！我们叫儿子媳妇去住老家，请个女佣照顾宝宝。我们都出外工作，女佣在阿爸家，有阿爸看着才不敢虐待我们的孙子。

我回问老婆，孙子还没出世，为什么急着请女佣？

“先让她来学煮饭打扫啦，你儿子媳妇住那里，谁给他们洗衣做饭呢？”老婆笑着回我。

## 九 阿真

这天我给阿爸打电话，这才知道大哥的儿子载他去了建屋局，要把自己的名字取代过世的阿妈。我吓了一跳，忙问：“爸，那，你签名答应啦？”

“建屋局职员劝说不要把名字放进去，要不然以后他们就不能申购新组屋。”

“爸，你要小心啊，房子是你的，你如果被骗，会被赶出去的。”一急我说了重话。

是的，她得照看这个一直想着息事宁人的阿爸！

弟妇给我看短讯，是大嫂传给她的——我们请女佣来照顾阿爸，煮吃、洗衣包括打扫房子。阿爸大家有份，你们也应该出一半费用！

太霸道了！女佣是他们预先请来照顾宝宝的，关我们什么事？小弟在工厂打工，孩子还小，需要大把时间和金钱来栽培，怎么有义务出钱帮他们请女佣呢？我简直气炸了。

真巧，在老爸家撞正那个被枕头风吹得晕头转向的大哥。

“大哥，宝宝还没出世，你就请女佣来，没事做，好像很浪费钱哦。”我极力挤出满脸笑容说。

“女佣请来煮饭打扫，照顾老爸，不是照顾宝宝的。”大哥竟答得自然。

“爸，你需要女佣照顾吗？”我当下铁了心，既然阿爸和大哥都在场，就把事情说个明白。

“我走路比女佣还快，我若需要女佣来服侍，那就惨咯。”阿爸一句话令大哥顿时语塞。

“阿爸如果搬去小弟家住，把这间组屋出租，每月最少可收千多元，他就吃住无忧了。”

我持续用力挤出笑脸说。

“你的意思是要我叫儿子媳妇搬回去，这里出租，好，我马上告诉他们！”没想到大哥恼羞成怒。

“没有啦，阿爸也喜欢和自己的孙子住在一起啦，我只是说，外面的行情是这样的。”我依然挂着笑脸——就是要让晕眩的大哥明白：大家其实乐意让他儿子、媳妇和女佣住在阿爸家。他儿子媳妇挣的钱比小弟多，年轻人爱玩乐爱挥霍，可是不该太过分。怎么可以咄咄逼人，强要小弟帮他们分担女佣费呢？

今天啊，明说暗示总算把话说明白。和弟妇、侄女走出老爸家，心头像塞着一团棉花似的，郁闷。

兄弟如手足，我又想起了美莉……过年过节，她从家乡带来的文冬姜、文冬粽以及各种各样的土特产。

那怕长途跋涉，山路弯弯，美莉从来也没皱眉头，敲门探头第一句就是：“阿爸阿妈！我来了。”她不仅带来吃的，也带来了浓浓的情意。

手机群组里常见的生活哲语，我不能全信也不想照搬，比如那句话——男人啊，小时候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听老婆的话，老了听女儿的话……

将心比心，守丧那晚我始终没掉眼泪，想起的正是大嫂的种种。

同为女人，我可不能学大嫂……

“姑姑，老师告诉我们‘兄弟如手足’，那是什么意思呢？”小侄女拉着我的手问。

这，让我想一想才告诉你……

（连同题目和标点符号字数 5000）